

试论汉代西王母题材及其在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艺术表现中的宗教含义价值

阮 宾

(襄樊学院美术学院,湖北 襄樊 441021)

[摘 要]西王母题材在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极为常见,其与汉代这些墓葬绘画形式中的宗教性含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析西王母绘画题材的相关特征,有助于我们研究汉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含民间信仰),并为我们今后在做汉墓葬的相关问题研究时提供宗教维度的思考与查鉴。

[关键词]汉代;西王母;墓葬绘画;宗教

东汉王朝虽以“光武中兴”为先导,其统治却日益腐朽和黑暗。但受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囿,民众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与人世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逃脱苦海,却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就幻想有一种神力来伸张正义,帮助他们改善处境。而这一诉求被表现在汉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成为汉代墓葬绘画中宗教思想(含民间信仰)的重要来源。

1 二种宗教诉求的形式

1.1 自然现象神格化

东汉时期不仅政治动荡,而且自然灾害频繁。自然灾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也引发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风、雨、雷、电都是与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在南阳汉画像石中就有对这些天象的艺术处理。例如南阳市王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刻《风雨图》、南阳市英庄汉墓出土的《雷公车》、高庙汉墓出土的《雷神击鼓图》等。汉代先民们把自然之神人格化,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民间信仰相关的。

1.2 与人间对应的神仙体系

“汉人是参照现实世界的结构在画像石中构筑另一个世界的,那么,现实世界中有一个神仙世界,在画像石的世界中也应当有一个对应的神仙世界。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还有一个虚构的神仙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两个神仙体系,汉代墓葬绘画中很大一部分即体现人们对于人死后虚构世界中仙灵的描摹。这其中,西王母的形象是最为多见的题材之一。如南阳英庄曾出土一画像石,“图中西王母戴胜端坐在悬圃上,左右各有一羽人恭立侍奉。左上角刻伏羲氏,右上角饰云气。”南阳熊营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为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合像,“画面中刻一高足盘,以象征悬圃,上刻西王母、东王公,皆戴冠,着长袍,踞坐于内。其上刻一乘鹿仙人。其间刻一青鸟,其下刻玉兔捣药。”

2 汉代墓葬绘画形式中西王母题材的艺术表现特征及内涵

道教的神仙体系中,西王母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这时

她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半人半兽的怪异特征,变为仙药制造神,身边还聚集了专门制造长生不老仙药的玉兔、蟾蜍以及采集原料或传播仙药的青鸟等。人们信仰、崇拜西王母,主要就是为了避邪而求长生不老或起死回生;西王母是人格化的女性形象,其典型特征体现在发饰和随从神明们的身上。西王母的发饰,或如同花冠状,这是当时普通女性的发饰;或是在普通发饰外加“戴胜”。戴胜有一左一右两片胜片,就像一个平衡器一样,可以检验女性的贤淑气质如行走、起坐是否端庄平稳等。但“胜”字,又有胜过、超过之意,将戴胜作为西王母特定的发饰,既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恐怕更有借西王母的神力以避邪、护佑平安的意味。

各地画像石类墓葬绘画中均涉及西王母题材:《南阳汉代画像石》分南阳汉画像石为五类,第二类远古神话、历史故事里有伏羲、女娲与盘古、西王母、东王公、羲和、常羲、后羿、嫦娥、黄帝、蚩尤、女魃、神荼与郁垒、雷公、河伯等;《山东画像石选集》分山东汉画像石为四类,第四类神话传说及鬼神迷信类里有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日、月、天象、玉兔、蟾蜍、仙人、四灵、神怪等;《四川汉代画像石》分四川汉画像石为三类,第三类图画祥瑞、神话故事里有伏羲、女娲、西王母、三足乌、九尾狐等。

综合这些比较细致的分类,仅就一般性的指标而言,神多于仙,许多神在上古时就已经产生,有着丰富的神话故事与传说。但是,西王母是一个比较特殊现象,她越来越具有仙气,并且在她的身边形成了一个仙的系列,如东王公、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仙人、四灵等等。

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石祠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四层:最上一层是以西王母为中心的图面,第二层是演绎周公辅助成王故事的画面,第三层是演绎晋国太子申生故事的画面,第四层是主人车骑出行的画面。这样的画面结构在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中非常普遍,或两层,或三层,或更多层,西王母的位置始终处于视觉中心并居于最高一层。如何解释这样的构图?

许多学者的注意力是放在神话故事方面或西王母作为仙界最高人物的地位方面,具体分析时则侧重于神仙世界物象的功能,最后归结为一种崇拜:“两汉时由于方士、文人竞言长生,由是服食求仙,风靡一时,西王母遂成为贵族地主朝夕崇拜的

偶像。”可是难道周公、成王、申生也要成仙吗?或者是用他们的故事来说明西王母的仙术吗?汉画像石中有许多类似周公、成王、申生的故事,包括周公、成王、申生故事,它们常常并不与西王母同时出现在一幅画面上,那又如何解释?至少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服食求仙”在没有明晰说明的时候是不能作为将西王母和历史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事实上,从宗教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终极关怀”入手,我们将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汉代人是在表达对“最高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历史人物建立的功业是“最高价值”吗?不是,“最终价值”是要进入西王母的仙界。要进入这个仙界,那就有西王母的“服食求仙”。所以在有西王母的构图里,她总是高高在上的,即使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也要在西王母之下,这是宗教艺术的表达方式——即仙界以外的功业是不能与成仙相提并论的。

3 西王母形象对于墓主身份判识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汉壁画墓室主人所属阶层的认识,一部分观点认为墓主多为中下层官吏或地主墓葬,个别才是诸侯王贵族墓葬;而有的观点认为汉壁画墓墓主大多为中上阶层的贵族,且宗教上的思考为这个结论的判定提供了支持性的意义。其中,西王母题材在墓室壁画这种汉墓葬绘画形式中的某些特征正作为宗教思考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汉画像石墓通过简单描绘西王母及其身边人、物来表现画像石墓墓主人宗教信仰中的天堂。如前所述,为强调西王母的地位,其通常高居画面上方,符号性地代表着另一个世界——西王母仙界的存在。然而,这样的构图在壁画墓里却变得少见:“在壁画墓的构图中,墓主人的车马队伍也如画像石那样向着画面的上方走去,但那里并没有西王母的存在,而且画面的主体都是变现着墓主人仕途历程、生前享有的富足生活、精彩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都在这方面,在这样的构图中西王母的地位是无法得到提高了”,并且持此观点的汪小洋教授进一步解释西王母在汉墓室壁画中的地位“下降”,其深层次原因是“西王

母信仰所具有的反社会性质”,即西王母信仰为民间信仰,史料证明与其相关的宗教活动甚至“已经具有了与汉王朝政权发生冲突的性质”,就此为汉墓壁画墓主人为中上阶层贵族身份提供了依据。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但需要指出的是,汪先生认为汉壁画墓墓主建构了有别于西王母信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同一阶层的宗教信仰其“辐射可以忽略地域的影响,这样看,壁画墓的地域分布就有了支持。”而笔者认为,宗教信仰为社会意识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其必然也受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脱离这一切直接谈群体性信仰,可谓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此,虽然宗教思想的辐射可以是开放式的,然而,无限制的超越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土壤,直接定义宗教信仰的辐射为“可以忽略地域的影响”,笔者认为是有待商榷的。

参考文献:

- [1] 姬淮《南阳汉画像石中的民间类宗教考察》,《艺术探索》,2009 年第 1 期。
- [2] 汪小洋《汉壁画墓墓主人阶层探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 年第 1 期。
- [3] 胡春涛《画像石画像砖:走入美术史的视野》,《艺术探索》,2005 年第 8 期。
- [4] 汪小洋南京艺术学院学位论文《汉画像石宗教思想研究》,2004 年 5 月。
- [5] 汪小洋《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南方文物》,2004 年第 3 期。
- [6] 汪小洋《两个世界的神仙系与汉画像石的宗教品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 年第 1 期。
- [7] 陈江风《汉画像反映墓主生前生活说辨析》,《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02 年第 2 期。

作者简介:

阮宾(1962—),男,湖北襄樊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央美院王镛工作室访问学者,襄樊学院米芾书画艺术研究所所长,襄樊中国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画教学与传统文化艺术研究。

(上接 P78)监管等宏观手段,加强对农村土地的流转与管理工作。由于土地流转以后,土地使用权成为土地流转组织资产的一部分,土地如何利用、用于何种项目,一定程度上说是经营者自己的事情,而有的经营者无视国家法律和政策,以经营农业为名,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擅自改变土地用途,需要在监管上狠下功夫,为开展土地流转铺平道路。

建立土地奖惩机制。为了加快土地流转,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积极探索建立土地“撂荒出钱、流转得钱”机制,引导农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比如,对承包地撂荒的处理,撂荒 1~2 年的农户,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一定的耕地撂荒费;对耕地撂荒超过 2 年以上的,由土地发包方依法收回其承包地;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适当补助或奖励等办法,加强对农村土地的管理。

3.4 矛盾纠纷仲裁者

在我国,80%以上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政府成为执法的重要主体,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解决土地流转纠纷中的作用。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其矛盾和纠纷也随之增多,需要建立相应机构加强对矛盾和纠纷的调处。一些地方建立了由政府工作人员、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和律师(或相关法律人员)组成的土地流转争议仲裁委员会,具体处理土地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

作者简介:

肖富义,西南大学法学硕士,重庆荣昌党校法学讲师,律师,重庆市法学会干部法制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